

地缘经济区视角下的行政区边缘山地经济协同发展 ——以渝黔湘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为例

冯佳光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农村社会发展与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中心, 重庆 400047)

摘要: 我国西部主要是山地。山区人-地关系协调机制、战略与可持续管理理论及技术的创新和重大突破等基于山地科学研究, 迄今为止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综合性更强的成果。我国类似武陵山区一样的众多地缘经济区, 因受到分属于若干行政经济区微观利益动机驱使的管制, 出现地理空间连续与非市场决策不连续的“行政区经济”现象, 派生出经济落后、区域经济行政分割现象突出, 经济活动严重的冲突中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 各种效益低下的“边缘效应”, 即“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区域经济运行方式。地缘经济区客观上要求解除原则政治的刚性约束, 走区域市场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以利益政治为社会目标的科学发展道路。

关键词: 地缘经济区; 行政区边缘经济; 山地经济; 武陵山区; 经济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F127

文献标识码: A

只重视自然技术, 而忽视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 容易产生“管物(事)不管人”, 重“做事”轻“做人”的恶性循环效应; 反之, 也会产生“管人不管物(事)”, 重“做人”轻“做事”的恶性循环效应, 彼此间是互为因果的。相对于世界主流发展趋势, 我们的思维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 一个比一个滞后。否则, 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内部偏差较大的不和谐发展现象, 就不会显得突出。探索研究和解决我国人地关系、社会内部矛盾问题, 必须重视科学和技术哲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问题。

1 引言

基于国土与经济社会发展安全视角, 目前山地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与现实实践需要不相匹配, 而山区长期承担着多样资源输出、发挥巨大而不可替代的环境屏障功能的重要作用。全球环境变化(地质新构造运动如地震的活跃)叠加强烈的人类活动, 存在的风险和危机, 山区如何响应, 目前的科学认识水平很难确切回答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山地是集水圈、土壤圈、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表层相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08-06-11; 改回日期(Accepted): 2008-12-23.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重庆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综合效益研究”资助(合同号 26X260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07XJY029)。[Supported by the Momentous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Research Item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y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Agricultural Syntactical Benefits of Ecotypic Economy Regions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Grant No. 26X2602); National Foundation Project of Social Scienc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XP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作者简介(Biography): 冯佳光(1962-), 男, 苗族; 经济学硕士, 管理学博士; 经济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师范大学市场中介与企业信息管理研究所所长, 重庆师范大学农村社会发展与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重庆市区县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山地经济、环境与资源经济、农村区域经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现代物流学等教研。[Feng Quanguang(1962-), male, Miao minority, master of economics,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master student supervisor, Director, Institute of Market Intermediary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Managing Director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hongqi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Economy Association; is mainly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mountain economy, Environmental & exploitive economy, rural regional econom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ERP, SCM, contemporary logistics.]

互作用的复杂区域。基于这些重要资源要素的经济发展, 山区经济社会利益主体结构研究与主体功能认识, 对山区可持续发展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性。山区人-地关系协调机制、战略与可持续管理等方面推动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和重大突破, 关涉诸多综合性因素, 单学科支撑山地研究、难以解决山区发展矛盾和问题, 这是一个现在必须面对并给予足够重视的科学领域。

1.1 研究背景

1.1.1 方法论问题

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侧重于认知、改造自然世界。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 针对“社会工程”中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改造有损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规律、不利于社会群体内部和谐相处的不科学、不合情不合理行为(社会中个人和组织追求各自利益目标)的社会关系实现形式而设计、实施和调整人际(组织)、人地关系, 解决自然-社会-经济关系矛盾和社会内部成员间矛盾, 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改造社会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和组织管理技术。

自然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扩散活动都是人的行为, 具有社会工程的属性; 自然技术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 也是这三者相互作用和协调所形成的整合效应, 此层面上社会技术能够从社会工程维度规范、校验、引导、发挥自然技术的功用; 自然技术又为社会工程管理和改造提供技术性工具。

1.1.2 连续的地理单元在社会工程中的分割与个案问题

科学研究, 在保证样本数的情况下, 常常是希望通过个案与特殊考察, 推导出总体与一般的规律。武陵山区本是一自然区域和统一的地理单元, 山脉为东西走向, 岩溶地貌发育, 长度 420 km, 一般海拔 1 000 m 以上, 主峰为贵州凤凰山, 海拔 2 570 m。地貌以山地、高原、丘陵为主, 有“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之美称, 为渝黔湘鄂接合部, 分属于三省一直辖市, 共 31 个区县(市)。因其在社会工程中的社会技术的差异性, 各地开发水平、层次差异大, 治理上历史以来都表现为被边缘化, “四不管”现象十分突出, 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自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形成一典型的“行政区边缘经济”。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帅, 以协同学为技术性工具, 实现地缘经济的协同发展, 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 实现区域自组

织、自发展、人地系统优化。

1.1.3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协同

我国山区面积比重大, 其间有着丰富的森林及其共生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 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生态和环境效益基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由于山地区域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 寻找重构突破“行政区经济”、“行政区边缘经济”的社会技术, 形成统一大市场, 实现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社会工程;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内在要求,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方位开放、产业集聚、区域及其经济协同的组织系统的社会技术, 产品和服务上借助自然技术, 必将加速山地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1.2 基本概念界定与同类研究文献

1.2.1 多维度的山地含义

陆地表面高度较大, 坡度较陡, 由山岭和山谷组合而成的高地, 是在新构造抬升地区受外力的剥蚀、侵蚀作用, 形成岭谷相间的地貌形态, 高度在海拔 500 m 以上, 山顶、山坡、山麓三个要素组成, 以较小的峰顶面积区别于高原, 又以较大的高度区别于丘陵。人文科学领域的山地, 蕴含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要素较为欠缺、落后, 生态环境脆弱, 区域内居民文化科技水平较低, 物质财富的拥有量较少。

1.2.2 多维度的山区含义

人们习惯上把山地、丘陵分布区, 连同比较崎岖的高原, 都叫山区, 是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生态系统, 对维护生态系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山地, 其范围更广, 泛指山地、丘陵地区以及比较崎岖的高原, 我国习惯上还有社会因素层面上的意义。我国山区面积广大, 限制了耕地面积, 造成我国耕地比重小。山区容纳着数量巨大的多民族群体, 保留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环境知识和与山区环境相适应的人居方式; 山区又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土壤文化基因库, 还有传统的管理经验; 山区提供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并使旅游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人类的未来, 山区的这些资源与服务具有全球性意义。

正确处理好经济-文化-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实现山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利用山地, 保护耕地, 以及按照山地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进行规划与建设, 对于居住环境质量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2.3 不同视野下的地缘经济区与本文观点

研究地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其理论沿革首先是基于不同国家间的相邻区域或“次区域”的市场整合。地缘经济区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区,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在地域表现上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有效地推动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1]。地缘经济区(系统)是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经济合作与联系的地域组织形式与体系^[2]。相邻国家间从地缘政治视角追求国家利益较现实的方式,是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连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2]。由于地缘关系,客观上“山同脉、水同源、树同根、人同种”,人缘、业缘深厚。地缘经济内在规律要求由市场决策构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其机理是自行组织、创生、演化和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系统的过程和结果。区域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解除刚性约束,走区域市场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的科学道路。地缘经济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地区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趋势增强,全球范围内基于地缘经济的一体化组织不可胜数。

1.2.4 政治地理下的行政区边缘经济与公共管理下的行政区经济

二者都是区域的一种空间经济现象。前者为国家内部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而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区域经济,表现为城市经济、城乡边缘区经济和乡村经济“三元结构”。区位的边缘性导致经济落后、区域经济行政分割现象明显,经济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冲突性。后者则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的经济起很强的干预作用,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封闭性很强的区域经济。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经济利益强烈干预经济运行,地方行政壁垒高筑,企业跨区域扩展受到严重限制,企业在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生产要素跨行政区难以自由流动、呈稳定结构态势、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高度重合,省区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等地方经济均属

于“行政区经济”范畴^[3]。

1.2.5 本文与“地缘经济区”概念

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关系以一种新的经济竞争方式出现。地理因素是地缘经济的基本要素。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包括国家的区位价值、国家幅员形态、国家自然条件和国家自然环境等。

以上评述可见,本文所用“地缘经济”概念,交叉着“地理学”分科意义上的自然地理、国际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范畴,以阐述和研究主权国家内分属于不同行政区辖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协同发展,旨在遵循统一的地理单元和维护“地理环境关系”、必然的区位边际关系,旨在利于采用科学的社会技术,营造良好的社会工程,节约交易成本、行政成本,充分发挥地理因素中地缘经济的基本要素,增强区际间经济要素的联系,深化彼此间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技术产品开发研究及其协作关系;促进商品、劳务、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在区域范围内更有效的流动和更合理的配置;形成完备的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商品、劳务、资本、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成果能畅通的流动和合理有效的配置;开拓区域贸易的新领域,扩大国内边境贸易的流通量^[4]。也通过经济媒介衔接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内部化为国内贸易;促进生产要素、生产成果和信息交流,这对目前内需不足的改善、繁荣经济都有裨益;同时还对区域内经济主体共同整合力量,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有帮助。

运用到一个国家内部,地缘经济的发展,实则交叉与融合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空间集聚经济范畴,促进一国区域内的经济整合,实现区域间经济制度、经济资源、经济要素和经济技术的合作,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化、多极化、一体化、产品数量和个性丰富化、经济主体多元化、产权多样化、社会资本化、竞争激烈化、居住社区化、生活工作紧张化,若干因素混合成长并互相影响的地缘经济,经济区域化、板块化、精细分工化、服务化、信息化,地缘因素、地理因素、区位因素作用愈显;文化、文化圈、根植性、知识溢出性、创新性因素在经济区域化过程中影响增强;行政区(权力型)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成为必然趋势。

1.2.6 山地、山地经济与区域山地经济协同发展

本文山地范围的界定,一方面与地理科学含义相同,但又分类为山地农村和山地城市区域^[5]。近来,有学者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山地从可量化的视角

进行研究,前提是便于计算机自动计算,以提高对山地范围界定的效率和准确性,符合以下条件的,为山地:(1)海拔 $\geq 3\,000\text{ m}$, 海拔 $300\sim 3\,000\text{ m}$, 综合考虑相对高差和坡度,即相对高差 $\geq 200\text{ m}$ 或坡度 $\geq 25^\circ$;(2)UNEP-WCMC 标准:海拔 $\geq 2\,500\text{ m}$;海拔 $300\sim 2\,500\text{ m}$, 综合考虑相对高差和坡度,其中 $300\sim 1\,000\text{ m}$, 相对高差 $\geq 300\text{ m}$; $1\,000\sim 1\,500\text{ m}$, 相对高差 $\geq 300\text{ m}$ 或坡度 $\geq 5^\circ$; $1\,500\sim 2\,500\text{ m}$, 坡度 $\geq 2^\circ$ 。这样界定山地范围基本原则是:区域连续性;内部同一性;符合山地的科学定义;符合山地认识的传承性;便于计算机自动处理。无疑这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对社会经济、人文领域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时,通常采用山区的概念,而山区和山地概念相似但并不相同,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是不一致的。因此,今后工作中,根据已经获取的山地范围数据,确定中国山区范围;准确界定山地范围是构建数字山地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依托中国山地范围构建中国山地地理空间信息平台,进一步为数字山地奠定基础;进一步开展山地资源、环境、人口和发展等研究,深入分析和认识中国山地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等基本规律^[6]。

地缘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还需要联结区域和区位概念。

“区域”,1950年自法国经济学家 F. Perroux 吸收现代数学理论成果,采用拓扑空间概念探讨经济空间理论和应用,把经济空间相应地定义为经济变量的结构关系并分为三类:(1)统计学上同一或均质的经济空间;(2)作为势力场的空间;(3)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随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 Boudeville 指出, F. Perroux 在经济研究中系统引进的空间方法只是一种数学空间。他吸收 F. Perroux 空间方法的框架和地理学区域思想,将区域分为三类:(1)均质区域 (homogeneous region): 某一区域内各变量一致性最大,而区际分异也最大;(2)极化区域 (polarizable region): 地理空间中地方化的异质连续地域,其不同部分通过围绕区域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带动单位) 的相互关联而相互依存;(3)计划区域 (planning region): 实际存在的管理区域,为一定的管理目的而创造,是政府计划、政策的实施地区。可见,区域是按一定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位^[7]。

“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依托于土地的特 定经济空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本质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浓缩性表征,并被所有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所感知,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存在,其产出规律不同于一般要素,具有很强的报酬递增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微观上体现为经济行为在自组织机制下的行为演化。区位选择、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域都是经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表象或结果。空间不可能定理说明:均质假设与完全竞争不可能共存,推导出聚集均衡的存在。现实的空间经济问题也在昭示着均质性的空间从来都不存在;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因此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一样。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并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直接按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8]。

山地经济,则是根据山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为使山地充分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及其绝对优势,在遵循有利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品质改善,增进人地系统协调、优化,山地区域可持续发展原则下,以科技和创新构造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区域产业制度创新,营建新型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实现区域产业集群,有效提升区域经济质量及竞争力。山地经济业态,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业的经营管理所采取的开发和经营管理模式、运行状态^[9]。

我国国土以山地为主,全国大量人口生计依赖山区资源;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几乎所有国境线位于山区;淡水、矿产和生物资源也大多在山区。山地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都十分巨大。但因山地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开发程度偏低,研究程度不够,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山地环境不断恶化,山地灾害频繁发生,山区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生活较为贫困,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较平原地区和大

中城市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10]。因此,如果山地经济发展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协同学的创始人 H. Haken 根据“协同形成结构,竞争促进发展”这一相变过程中普遍规律,将协同的非线性动力理论与神经网络有机结合,提出在模式识别领域,模式识别就是模式形成^[11]。

2 行政区边缘山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以武陵山区为例

2.1 武陵山区概况

武陵山区是我国地理上的一个自然区域,绵延了渝、鄂、湘、黔 4 省,主要包括: (1)重庆市的黔江区、酉阳、秀山、彭水、石柱 1 区 4 县(习惯上称谓渝东南); (2)湖北省的恩施州,所辖恩施、利川、建始、巴东、宣恩、咸丰、来凤、鹤峰 8 个县市和红庙开发区; (3)湖南省的湘西州及其所辖县市: 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 (4)湖南省怀化市, 辖鹤城区、洪江市、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中方县、会同县、麻阳自治县、新晃

自治县、芷江自治县、靖州自治县、通道自治县; (5) 湖南省张家界市, 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 (6) 贵州的铜仁地区, 辖铜仁市、万山特区、玉屏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南县、江口县、石阡县、德江县等(图 1 图 2)。



图 1 武陵山区简图

Fig 1 Sketch map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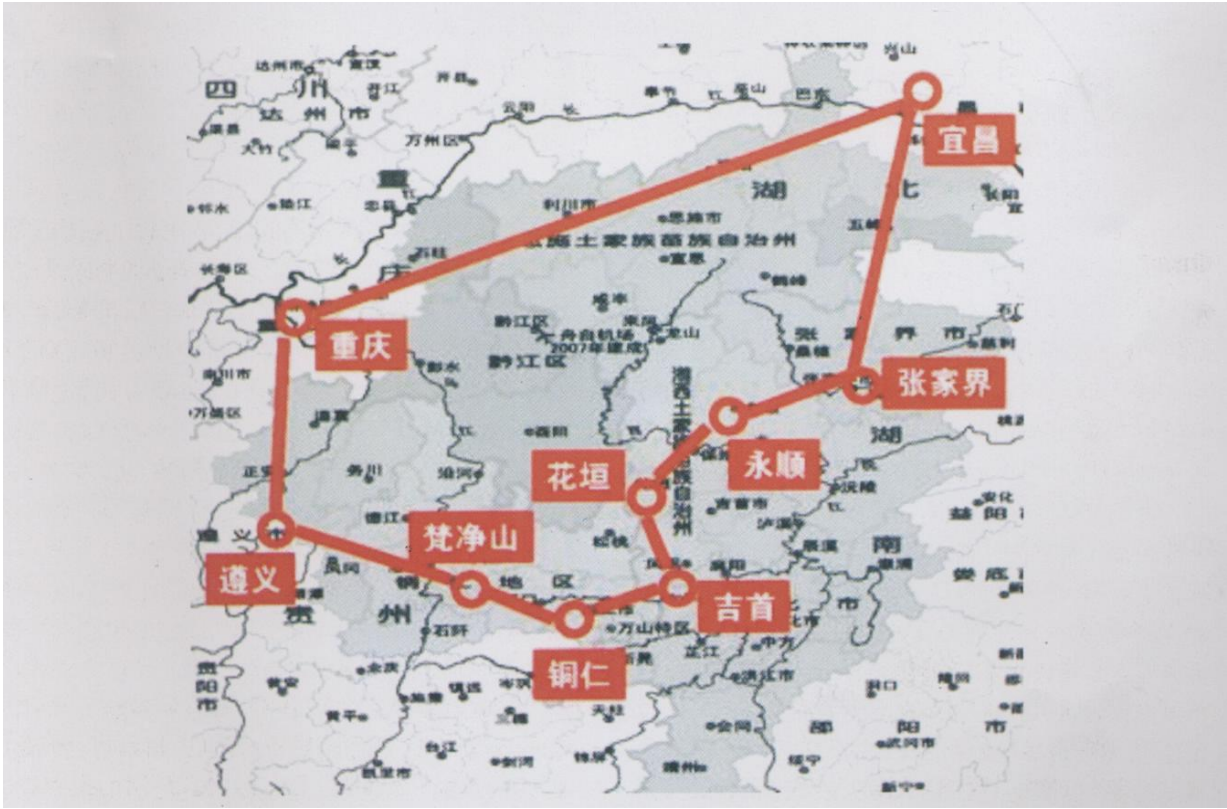


图 2 武陵山区政区及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示意图

Fig 2 Map of districts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tourism econom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武陵山区属于云贵高原边缘地带, 总面积 $17.8 \times 10^4 \text{ km}^2$, 总人口 2 000 余万人, 聚居着土家族、苗族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

武陵山区以喀斯特地貌为主, 峰峦叠嶂, 怪石林立, 自然风光旖旎, 民族风情独特。但由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同步性、水平差异性, 地理上又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严重破坏。

武陵山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秀丽的风景, 其中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 奇峰怪石, 为五大佛教圣地之一; 乌江画廊穿越其中; 张家界, 为世界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 湘西凤凰的古代南长城; 黔江的小南海为世界保存完好著名的地震遗址; 恩施

的清江河和黔江的阿蓬江、酉水河, 为土家族的发源地。这里山同脉, 水同源, 树同根, 人同俗, 这里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前, 湘、鄂、黔、渝边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同的文化模式正在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融合, 随着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通车, 将进一步加强武陵山片区经济的整体联系和发挥它的区域经济的整体功能。

2.2 武陵山区主要区域和城市的基本情况比较分析

由于铜仁、恩施、湘西、张家界均为有数量不等辖县的地级行政单位, 因此将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等 1 区 4 县作为一个整体与其进行比较。

表 1 2005 年武陵山区主要区域基本经济情况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ng with the basic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main region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2005

	渝东南	铜仁地区	怀化市	恩施州	湘西州	张家界市
人口 (万人)	303.41	392.84	498.37	352.20	268.34	160.12
城镇化水平 (%)	19.20	22.12	28.31	21.01	28.50	32.08
GDP (亿元)	138.50	129.29	295.21	173.00	123.32	110.63
人均 GDP (元)	4 565	3 290	6 564	4 912	5 206	7 588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7.84	12.57	11.01	21.55	5.92	4.84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115.59	69.20	70.21	78.07	47.70	28.01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60.39	31.51	98.32	54.73	53.39	36.52

资料来源: 2006 黔江统计年鉴、2006 湖南统计年鉴。

由表 1 可以看出: 2005 年, 从经济体量上看, 怀化市的优势比较明显, 恩施州次之;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张家界市最高, 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恩施州和湘西州的水平差异不大;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 张家界市和湘西州较高, 其他几个地区比较接近; 从政府财力来看, 恩施州和渝东南地区优势较大;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渝东南地区有突出的优势; 从商贸流通来看, 怀化市和渝东南地区最为活跃。

由此, 从综合实力上看, 怀化市、恩施州和渝东南地区都具备成为武陵山区的经济高地的条件。从现状来看, 怀化市的条件最好, 但是从发展后劲来看, 随着渝怀铁路和渝湘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将大大改善渝东南地区的交通区位条件。此外, 重庆市将渝东南地区打造成为武陵山区的经济高地的战略定位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提出: “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 构建渝东南特色经济走廊和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地。”加之重庆市“一区两翼”发展战略, 以及重庆

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建设的历史使命, 以重庆市的渝东南地区为纽带和增长极, 在建设武陵山区经济高地目标基础上, 实现省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由于黔江被重庆市定位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渝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其他几个区域分别选择其地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来进行比较, 如表 2 所示。

2005 年, 从经济体量上看, 张家界市优势比较明显, 怀化市次之;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怀化市、张家界市和吉首市都比较高, 黔江区居中; 从政府财力来看, 黔江区的优势非常明显;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吉首市和黔江区分居一、二名; 从商贸流通来看, 张家界市和恩施市排名靠前。

从城市综合实力来看, 怀化市和张家界市相对较强, 铜仁市各项指标都相对落后, 黔江区、恩施市和吉首市则各有优劣。黔江区在政府财力上优势异常明显, 但商贸流通有所不足; 恩施市的缺陷在于人均 GDP 过低, 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吉首市人

表 2 2005年武陵山区主要城市基本经济情况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ng with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Main Cities in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in 2005

	黔江区	铜仁市	怀化市 (鹤城区)	恩施市	吉首市	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区)
人口(万人)	50.72	34.59	33.12	73.41	26.30	48.19
GDP(亿元)	36.54	23.84	65.02	43.07	34.36	58.04
人均GDP(元)	8288	6893	16781	5867	12970	12043
财政总收入(亿元)	8.58	1.71	3.60	3.49	2.01	3.3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19.68	15.05	11.71	17.11	22.03	10.98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	14.69	8.94	12.15	19.15	17.66	19.41

资料来源: 2006黔江统计年鉴、2006湖南统计年鉴。

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都居首位,但是人口过少,注定经济总量不大。因此,武陵山区的中心城市,应该会在怀化市、张家界市、黔江区和恩施市之间产生。

3 武陵山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

武陵山区具有合作的自然和社会基础,也有合作的优良传统(如边境贸易),但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制度上的障碍,即行政区划的壁垒、经济利益的驱使、财税分配体制的限制、干部考核机制的制约,严重阻碍着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力量整合。只有确保生态不遭破坏、消除制度性障碍,才能真正实现武陵山区经济合作发展。

3.1 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动力

政策和事实上的非均衡发展模式,社会经济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市,使该区域处于被边缘化的局面。问题区域较为普遍而集中的各种突出问题,在我国相邻行政区划辖区边界交合处较为集中地体现:较为偏远、几乎都是自然灾害严重、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十分落后、社情复杂、历史问题积淀较多、边区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很多工作无组织,难以管理,武陵山区便是一个一一对应相接的比邻边界典型的区域。该区域有 35 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一区域较为集中,它们都集“老、少、边、穷、山、库”于一体。耕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11.5%,人均耕地 0.063 hm²,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农业资源具有山多地少、人多地少的特点。多数土壤发育于石灰岩母质,土质粘重,蓄水困难,常常发生旱灾。

民族地区具有同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单元。为

了实现区域未来的繁荣,关键在产业经济发展重构,其核心是人地系统优化的实现。但该区域山地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总量校小;基础设施较差,生产条件恶劣;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产业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科技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贫困面较大。

武陵山区经济协同开发和发展,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土地质量不高、自然灾害频繁、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现行生产观念和生产方式的不相适应、市场体系缺损、行政区经济对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在政府财政投入式开发的挤出效应,政府财政投入式开发而资金、技术、人才、服务不足的“等、靠、要、拖、挪”的“慢性窒息效应”,地区封锁、利益分割的严重制约因素等。

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讲,武陵山区是渝黔湘鄂接合部,在目前条件下也是区域问题突出的“行政区边缘经济”、“行政区经济”区域的一种空间经济现象。前者表现为城市经济、城乡边缘区经济和乡村经济“三元结构”;后者则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表现为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它们都与区域经济架构是相悖的。

该区域动辄“以工业兴县”的决策、提法和做法都是欠科学的。因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不仅没能充分、有效发挥,反而是对优势的失却。当地拥有的只能是现有的自然资源,而缺乏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密度、高质量的人流、商流、物流、信流、资流、技术流、服务流和具有战略性的基础设施流。

上位政府财政的支付转移, 虽然名义上是对下位政府所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投资, 但基层政府立项后是否可得上位政府财政的划拨, 未可先知; 即使得到, 上下位政府间仍然存在“交易行为”、“权力寻租”。其“交易成本”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与目前科层制原则下的上位政府与下位政府及各层级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缺乏或缺失相应的制度环境, 制度安排难以执行, 加之没能够形成公平的、科学决策的公共财政金融制度, 依旧是在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停留在“吃饭财政”的水平和性质上, 其目标基本上还是基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目标治理, 而非公共行政管理目标, 对困难和落后或贫困区域“救济式发放”, 根本没能产生促成困难与问题区域形成促进和推动效应及其机制的, 具有区域发展推进而自组织、自发展的区域内在发展的动力系统发展效应。这需要采取公共财政的“公共投资”方能达到。

3.2 区域山地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力

武陵山区域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 自然资源中奇特的山势、秀美的风光, 集山、水、林、泉、瀑、峡、洞等多种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 这为发展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度假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也为发展旅游食品、土特产品等生产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十分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良好的市场环境、雄厚的农业技术资源、国内外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等都为该区域山地经济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战略性平台。

有效解决山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实现山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 建构自组织、自发展, 加快迈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步伐。但仅依靠资源型经济模式发展, 而缺失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制度创新, 区域经济质量断然难以提升。单纯的资源型经济已经失去了既有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诸多困境, 当前地方政府把劳务输出当作当地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委实也是解决农民就业、创收、增益等一些列眼前问题的对策。毕竟, 劳务经济本身不在当地创造物质财富, 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必要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产业基础非常重要。

考虑到市场机遇, 同时还可解决完全依靠政府投入难以解决的难题, 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向市场索取。

4 武陵山区山地经济协同发展的模型和途径

4.1 山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原则

着力培育、开发和发展该区域山地经济, 不仅旨在趋利避害, 关键是要在利用、开发中保护, 保护中开发、利用, 开发中的人地系统协调和优化; 充分确立作为社会经济体的企业的应有主体地位并发挥其作用, 实现自然和社会生态的永续平衡发展; 区际协同, 并按照地缘经济规律, 采取产业集群方式, 实现共赢互利。

武陵山区是我国中西部的一片特殊区域, 虽然在行政上归属于 4 省市, 但是一个具有较强同一性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经济区域。区域协作有利于整合区内有限资源, 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 获得比较经济效益; 有利于综合利用资源开发权, 获得“合作剩余”; 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提升区域整体形象。

4.2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协同营建和改造社会工程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 实现山地区域可持续发展、人地系统优化, 采取相应的山地经济业态, 集经济、生态、文化、社会诸多功能于一体并不断深化和拓展, 使区域布局、产业结构布局、生产内容布局、生产方式布局、经营方式极富个性和风格, 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提升, 也有美学意义上的观赏价值, 还能破解创业主体的技术性问题, 最终实现山地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含量高的现代经济发展优势, 走出区域山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丰富的资源极不相称的“富饶的贫困”状态。本文以地缘、人缘、业缘、文化缘统一于一体, 被人化自然为一现代地理概念的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在打破行政区经济、整合行政区边缘经济框架基础上, 进而发展“五型农业”, 优化生态环境、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地区布局、品种结构、品质结构, 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4.3 区域山地经济协同开发模式及其业态框架模型的归纳^[12]

业态, 实质上与其开发发展模式具有强度相关关系; 同时, 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增加山民收益、提升山民素质, 培育和发展山地区域农村和城镇市场, 实现山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多重收益, 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社会自组织、自进化、自发展都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大作用 (表 3)。

山地区域经济业态开发与发展,使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 (物质形态),也有服务、美学和精神价值 (非物质形态),其自然和人文地理都天生地形成成为旅游景点和景观。如“山地旅游形态”,即是“观光览胜、史迹寻踪、节庆游娱、特产购买、民俗体验、温泉康娱、动植物观赏、休闲度假、农家体验、运动休闲、假日修学、科技农业观光、绿色伊甸园、山林生态浴场、世外桃源、避暑度假、生态休闲、民族风采、遗址凭吊、古镇风情、科考探险”等产业形态^[5]。

4.4 区域山地经济业态协同发展的途径

采取自然技术 – 社会技术的协同,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发挥地缘经济区域人缘 – 地缘 – 业缘的“同脉”优势,针对共同的社会工程和生态环境保护、人地关系优化,实现山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始终是本文坚持的基本原则。

武陵山区山地经济业态协同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但也必须遵循可持续、因地制宜、绿色、有机、种牧养殖链动、高效、深加工为主与手工工艺为辅相结合,循环、市场化为主与政府引导和投入为辅、投资者自组织自发展、山地居民生态移民集中,内向型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的技术原则。

表 3 区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及其业态
Table 3 Developing patterns and their conformations of the region mountainous economy

模式	业态	特征	成效
旅游观光农业模式	旅游观光果园、森林公园、旅游鱼塘、庭院休闲度假农业、民俗体验、农家体验、运动休闲、假日修学、民族风采、古镇风情、科考探险等	难以种、养、牧的地方,完全不予以考虑物质形态的运用,而是服务,在城郊或风景区、避暑地建设既具农业生产功能、又具有旅游观光价值、或具备休闲度假功能的新型农业	投入少,产出效益高,回收快。高效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收益兼具
高效多样化养殖业态	家庭规模化养猪、家庭规模化草食牲畜养殖、工厂化养禽、家庭规模化养禽	以现代养殖设施为基础,利用先进的品种技术、饲养技术、饲料技术、防疫技术,实施工厂化养殖或农户规模化养殖	增加种植业有机肥来源,实现高产高效。农业科技化
特种动物养殖业态	网箱养鱼、鱼塘养鱼、家庭规模化养蜂、特种动物养殖	充分利用自然环境里的生物资源禀赋,就地具有的特种动物,进行绿色养殖	既“无本充商”,即不需购买种子、饲料、药物等,任其自然生长,又获取高效的收益
绿色农产品种养业态	绿色蔬菜生产、绿色果品生产、绿色家禽生产、绿色生猪生产	产品名贵珍稀	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耕地高效经济业态	绿色蔬菜生产、绿色果品生产、绿色家禽生产、绿色生猪生产	以其产品的名贵珍稀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园地高效利用业态	茶 – 果 (茶林) 结合、果 – 草 – 畜结合、蔬菜设施栽培	以园地设施建设为基础,依靠先进的品种技术,栽培技术、土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及立体利用技术	保护生态环境,获取优质高产
林地、草地高效利用业态	种草 – 养畜、经济林主体、林 – 灌 – 草结合	以林地、草地改造为基础,依靠先进的造林、营林、草场建设技术	通过综合利用,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农林牧副渔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业态	主要项目针对粮油、果蔬茶烟、畜禽、药材特产、林产品、畜禽副产物综合利用、农林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农作物副产物综合利用等	利用先进设备和加工技术,对农畜产品副产物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和综合利用,提高农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实现产地加工增值,拓展农产品市场,改变初级农产品生产效益不高且市场易于饱和的不利局面。构建横向与纵向交叉的产业链

注:表中所述模式参照了西南大学戴思锐教授主持的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市科委课题《三峡工程重庆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1998),本文采取了其中的一些观点。

4.4.1 社会工程和自然技术途径

行政边缘区, 实现地缘经济的协同发展的科学和技术途径, 首先应遵循的原则在于加快突破行政区经济壁垒, 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规律,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加快原来行政区经济模式和状态向地缘经济区的转化。

而科学和技术的可操作性途径, 取决于实现山地区域人地系统优化, 从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部门结构优化、地区布局优化、品种结构优化、品质结构优化上入手, 发展“五型农业”, 即市场农业、精准农业、链条农业、特色农业、规模农业^[13]。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落后地区能追赶上发达地区, 从边界的视角把市场一体化“内生地”引入到趋同分析框架, 而市场一体化进程有利于经济体的协调发展。

4.2.2 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途径

促进武陵山区经济合作, 其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应形成具备几个基本原则: 平等与协商、优势互补与互信互利、效率与公平兼顾和可操作性可调控性原则。

促进武陵山地区经济合作采取的制度性整合对策: 中央设立专门负责区域经济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 实施宏观调控; 跨省交界区地方政府建立区域合作联系会议制度, 制定区域合作规范; 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 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目前, 形式上的合作在陆续推进, 但公共选择或集体行动中的机制设计还停留在局部和浅层面上, 包括历年的年会在内。

5 结论及建议

武陵山区公共政策措施的保证, 在山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因为, 任何公共政策措施常被用来改变资源配置以及其绩效的发挥。

山地资源协同开发、山地经济协同发展, 人地系统优化, 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和谐, 实现永续发展; 经济主体的自主发展、市场化、规范化, 公平与效率, 社会资源的占有份额, 资源使用领域的生态环保与经济效益、市场区域经济取代行政区域经济, 并实现不同区域经济利益主体协同发展, 是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的特别性工作, 如国企与民企、省际、

县际、乡镇际等企业及其人员在本地享有的优惠待遇, 国民内部国民待遇的差别、税收等级差别、权利与义务不对等问题^[16]; 充分利用产业集聚、产业联盟、内源上的物流和外源上的供应链管理, 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由于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必要性, 使得任何制度背景下的政府对于经济发展都负有特殊责任。因此, 政府职能问题就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维护辖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促进辖区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 推动辖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实现辖区非流动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促进国有集体经营性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 辖区经济发展环境的创新和优化; 促进辖区充分就业。这些行为方式的决定和取舍, 都会直接地对区际经济关系发育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政府职能发挥, 要求主要领导不要沉迷于事务主义, 而是决策、监管和督促, 避免政府“寻租”; 制定、评估科学、可行的政策措施。政府公共选择应以市民社会为目标, 通过市民社会目标的实现, 以市场决策为技术原则, 使市民社会利益最大化, 为武陵山区区域经济有效发展提供科学的动力系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Liu Chang-sheng, Jian Yu-feng. Y in Hua-guang. Structuring the tourist economic circle in the Wulingshan mountain area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tourist resources [J]. *Sic/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 2005, 15(17): 109~111 [刘长生, 简玉峰, 尹华光. 整合旅游资源构建武陵山区旅游经济圈 [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5, 15(17): 109~111]
- [2] Chen Cai.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M]. Beijing: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1: 267 [陈才. 区域地理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67]
- [3] An Shu-wei, Zhang Su-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Region Border Economy” [J]. *Productivity Research*, 2004(7): 24~26 [安树伟, 张素娥. “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边缘经济” [J]. 生产力研究, 2004(7): 24~26]
- [4] 张丽君. 地缘经济时代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29~59 [Zhang Li-jun. *Times of Geoeconomy* [M].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9~59]
- [5] Feng Quan-guang, Lai Jing-sheng. Research on industry configuration of mountain economy and its developing model in southwest China [J]. *Ecological Economy*, 2006(5): 95~99 [冯俊光, 赖景生. 我国西南地区山地经济业态及其开发发展模式研究 [J]. 生态经济, 2006(5): 95~99]
- [6] Jiang Xiao-b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mputing the area of mountain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08(3): 130~131, 135 [江晓波. 中

- 国山地范围界定的初步意见[J]. 山地学报, 2008(3): 130~131, 135]
- [7] Gao Hong-shen Regional Economic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23[高洪深. 区域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2~23]
- [8] Gao Jin-tian Local Economic Analys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298~299[高进田. 区位的经济学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98~299]
- [9] Feng Quanguang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industry form in the regional mountainous area[J]. *Ecological Economy*, 2008, 4(1): 74~78[区域山地经济业态发展模式研究: 以三峡库区为例[J]. 生态经济, 2008, 4(1): 74~78]
- [10] Li Peng On the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geo-economics regions and its practice tactics adjustment—taking the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geo-economics regions between China and A sin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2): 187~191[黎鹏. 地缘经济区的合作开发及其实践策略调整——以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证分析为例[J]. 经济地理, 2006, 26(2): 187~191]
- [11] H. Haken Synergetics from pattern formation to pattern ana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1994, 4(5): 1069~1083
- [12] Feng Quanguang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industry form in mountains area—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Ecological Economy*, 2008, 4(1): 74~84
- [13] Lai Jing-sheng Study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s of WTO E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s[R].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Programs, 2000B N 076[赖景生. 入世与西部大开发下西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问题研究[R].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00B N 076]

Mountainous Region Econom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Edges of Administrative Areas under the Geo-economic Regional Angle

——Taking the Wuling Mountainous Regions in Combination of Chongqing Guizhou Hubei and Hunan as Examples

FENG Quan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lands in China are Mountainous ones. Creat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relational harmony mechanism, strategem and theory of sustaining management and their technique between the human beings-mountainous reg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ormountain science, so far, we are sho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for multi-subjects intercrossed and strongly integrated ones. Researching mountainous region econom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t will be propitious to the intercrossing and integrating for scientific and humanities. In many geo-economic regions of our country such as Wuling mountain area regulated by the micro benefit motivation belonging to sever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re appear to b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phenomena of geography space continuity and non-market decision discontinuity which derive economic backwardness, distinct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y, repeated construction in the serious conflicts of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resource wast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low-benefit “edge effects”, that is the regional economic operation mode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border economy”. Objectively, geo-economic regions require relieving rigid constraints of politics by principle and proceeding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ay of 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regional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benefiting politics as social targets.

Key words geo-economic regions, administrative region border economy, Mountain economy, Wuling mountain areas, economic synergistic development